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村語録卷六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監生臣李廷讓

榕村語録卷六

大學士李光地撰

下孟

以通章文勢觀之既竭目力一節對章首離婁之明一節是一反一正文體今有仁心仁聞三節對爲高一節俱是見先王之道之當遵耳自記

以父子兄弟對君臣朋友則父子兄弟爲主恩君臣朋

友為主義以父子對兄弟則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仁義智禮者性也事親從兄者道也性在内道在外性之理

似乎虚而難見故指其實而可循者實對虚字不對華字

只緣後段有樂字人遂不敢以之名性反以仁義智禮樂

為道而以事親從兄為性此倒說也豈知禮樂是一件禮

可以名性樂獨不可名性乎葢禮之和樂處即是樂也自記

仁之實實字注中對華說如仁民愛物仁之華也而其

實在事親尊賢敬長義之華也而其實在從兄其却

要就理與事上說仁義是理只有愛敬其實事却在事親從兄注特恐人將事親從兄認作性故以仁義為道畢竟仁義禮智樂是天命之性事親從兄是率性之道人因不敢以樂為性故說得支離不知吾性之中即禮吾性之和即樂中和可謂非性乎

所為所不為只是一事有兩面耳當其不為便有一面為的在當其為又即有不為的一面在不是兩事亦不是兩時如人走路一脚跕得定便一脚動得有力

如坐在館中讀書屏却閑游襍好便分外讀得有精神大要擇之明則守之固守之固則發之果是此節正意人之分量有限材質不齊於理固有之然亦看所不為的分數何如果有天下不顧千駟不視本領則功業亦何足云若云智識自此可進材猷自此可充則是以不為為但取硜硜之諒者耳却小了擇守本領也自記

自得非獨得之謂言其氣候既足渙然氷釋怡然理順

自然而得之耳得是深造之功自得是以道之效自記

夫子好觀水正是心源與之一般至誠無息孟子窺見的實處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必有事焉數句正是如此心中不放下這件事正又不好忘又不好助長又不好綿綿不斷火候自到與夫子觀水同意

庶物上文禽獸在其內人倫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便是將人與禽獸所以異所

以同處無不知之之明至於由仁義行則所謂一視同仁篤近舉遠而處之當也自記

不泄曰敬泄生於玩易也不忘曰誠忘生於間斷也自記

文定謂邶鄘以下多春秋時詩也而曰詩亡葢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某謂畿內之地亦有風謡雖西周盛時豈能無風王朝卿士賢人閔時念亂雖既東之後豈盡無雅只可以正變分治亂不可以風雅為盛衰也觀二雅體製不進於

頌東遷後猶有魯頌況雅乎然西周不見所謂風東周亦復無雅者意畿内醇美之詩悉附於二南以為正風而衰亂之風則别為王風而為變至雅之無東則序詩者失之也今觀所謂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周宗既滅今也日蹙國百里明是王畿有正風東遷有變雅之證而說詩者穿鑿以就其例此正如成王不敢康噫嘻成王惟彼成康奄有四方明是成王康王緣說者謂皆周公制禮作樂時

詩遂以為非二王而别為觧釋耳其可信乎此三百一大義不敢附和先儒而不闕所疑也况風詩是王者命太師採陳而行賞罰之典於春秋所取之義尤切奈何專以無雅為詩亡自記

上二句三史之所同下一句則裁自聖心故講者多將上二句輕抹豈知夫子埀世立教不寓之他書而必修春秋葢他書為空言春秋則有二百四十餘年之行事因而著其是非褒貶則比之空言者尤為深切

著明不是說夫子實行王者之事也書仍舊是空言但書中有許多行事在耳如此則事文兩字固不可輕畧況事是桓文王降而霸史是春秋周禮在魯俱隱隱與王迹事相關乃義之所由起也自記

孟子所謂天子之事猶云天子之史也諸國皆自為史以記一國之事而夫子乃尊周故為天子之事問何言其事則齊桓晉文曰其事春秋之內事也天子之事作春秋之事也河陽之役晉文之事也天王狩于

河陽天子之事也所謂義也

其義其字亦非指詩亦非指春秋懸空對上兩其字說出是謂春秋中所有之義也畢竟此義是何處取來夫子亦未說破隱然是正王道明大法從三代盛王得來的自記

曰侵則掠境未深曰追則歸師不遏故四矢禦亂而足以反命也使斯死黨背公則又何足為端人乎自記

起句天下之言性也便隱然有許多智者在其意中葢

敢於言性者皆其以智自命者也孟子言性說如此紛紛以我觀之亦但以故言便是了而已矣言不必深求也為其鑿也便是惡其以穿鑿言性雖行水一轉似是以行事言之然惟其見性之差是以行事之謬言行原非二物況禹之行水行所無事正言其深明水性非獨以行說也下節苟求其故求字亦是就知見上說自記

以惻隱驗仁是以故言性也但惻隱必以孺子入井自

然生心者為據方得其真所謂利也若既參以人偽如納交惡聲之等則非利矣因有納交而惻隱惡聲而惻隱者遂據之以詆人性之仁非鑿而何 清植

文問千歲之日至曰說者多指前邊的歷元其意却要指後邊的日至苟求得前邊已然便以後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此章不曰吾之言性而曰天下之言性蓋謂告子荀子輩也天下人之言性也見不好人多便云性惡見有生來善生來不善者便曰有性善有

性不善見人可為善有改而不善者便曰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不知故者以自然出之者為本今夫水順流而下是故矣若過顙在山亦以為故則非矣所惡于智者為其鑿也鑿字對利字說行所無事則利矣世遠曰以此節言之語氣則得矣論通章則末節有苟求其故句仍以朱子說為順曰末節之故即包利字在内以第二節已說明也然雖云苟求其利故仍曰故問日至自然是冬至曰不論冬至夏至總是

曆法得日至便都定了

自反而忠矣而曰於禽獸又何難焉便微有責人之意故章末復引舜以為凖則葢舜終身責已終無是我非人之見曰如舜而已矣則依然自反之初心也張子曰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便是此意　清植

齊人餽女樂孔子官亦不小不聞上一諫章出一諍語而借燔肉即行何太恝然却得孟子發揮出來蔡虛齋以為孔子以小故而去自已擔著些不是正是他

不欲苟且而去以歸過君上處說得甚有意味如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虛齋解云我竭力耕田不過是供我子職之常本無可以恱親者不得乎親不可為人不順乎親不可為子畢竟父母不愛我我將何以為人為子哉此方於而已矣三字有情說得怨慕意出大凡前輩解書雖不必盡當時有紆折處要是一團忠厚悱惻之心

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天字似以氣數言天之所廢天

字似以天心言然要之皆氣數而天心存乎其中如堯舜之有敗子仲尼之不遇其君氣數之不幸也天心亦不得已而廢之夏商周繼世有人是氣數之幸也天心亦因而不廢之主宰之天與氣化之天是一是二此處要看得活自記

以天下為已任自耕野時便如此所謂志伊尹之所志也不可單就應聘上看出自任自記

前一豈若後三豈若時講說來竟似伊尹有兩箇舌頭

伊尹一片心腸只是以堯舜之道為主初時猶未卜得湯之果可與為堯舜否也則毋寧畎畝而堯舜之道自在及見得確信得過則又何如親見之為愈俱是實情 清植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兩聞字亦是折之以理非據傳記説也 自記

謂金玉為鎛鐘特磬將作樂而擊鐘以先之樂終則擊磬以止之經中無此語惟注疏有之考虞書戞擊鳴

球商頌依我磬聲是磬亦所以始樂某思金玉恐即
是編鐘編磬鐘磬有頌鐘頌磬所以綱紀人聲也有
笙鐘笙磬所以綱紀笙聲也金石在八音中實為綱
紀每一句以鐘聲領頭衆音皆隨之如鐘聲是宫聲
音隨之而宫鐘聲長有餘韻韻將歇而磬以止之是
謂始終條理鐘磬之鳴相去不遠每字每句皆有始
終之義如孔子一言一動皆有始條理終條理如射
然每矢皆有中有力無四鏃未發用一巧而四鏃既

舍用一力之理問如此說與集大成合否曰八音全用便是集大成註中一音獨奏葢如取瑟而歌擊磬于衛之類然非作樂樂則無一音獨奏之時問或逐字逐句用編鐘編磬起調畢曲用鎛鐘特磬亦未可知曰要有憑據方好鐘鼓奏九夏始用鎛鐘朱子或沿古人成說而用之然不可解

大國地方百里積實得一萬里也七十里者積實惟七七四十九得四千九百里是於大國殺十之五而強

五十里者積實惟五五二十五得二千五百里是於次國又殺十之五而弱自記

交際章前說交際後說行道似不相照應然却有關通之意聖賢之交際不嫌委曲通融者總是汲汲行道欲以濟世也為之兆朱子說得是是聖人自示以道可行之兆即指獵較既示以兆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令人都說是見道有可行之兆為之二字都解不去朱子解見行可云見其道之

可行解際可云接遇以禮如此是見可行不是見行可可際不是際可見行可是自見行道之可非累世不能殫道大不能容也際可是自見交際之可非絕人逃世不近人情也見行可或可謂之仕至際可公養亦謂之仕者總欲仕也皆是解為之兆公養乃是饑餓於我土地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然使出公委國以聽夫子即為之正名定分而且為東周矣此二段皆與前交際相應凡文章未有不前後照應者

孟子尤然如養氣章是從行道說起後遂說知言養氣不復顧前至末迤迤邐邐說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却收繳起處

見行可三字近來都說錯了見者示也示人以吾道之可行此之謂見行可即與上文為之兆是一意為之兆者示人以端使知吾道非迂遠而難行也兆足以行而不行者小試其端吾道果非迂遠難行者矣而

人猶不行也自記

為之兆為之二字緊粘孔子乃是孔子為之兆見行可見字即為之字

見行可明朝人都說是視其君可與有為視其臣可與共事因此連上節兆字亦說錯魯定公季桓子何嘗比列國君臣好來為之兆是做出來使人知吾道之非迂濶不可行耳當時抱疑者多以孔子為當年莫能究其藴累世莫能殫其業如晏子之云不知孔子

為中都宰為司寇相夾谷之會那一處不見效

萬章好論古而大抵博觀襍取未能質之於理以得古人之用心故孟子告之以為須此等人纔識得此等人今人論古大槩如矮人觀場莫知其悲笑之所自故惟古人能知古人亦如前之取友云云也作尋常論友便不切自記

萬章是好古之人一切稗官野史都記許多却不知其人連大禹伊尹孔子都疑惑一番孟子就他長處引

誘他前一節正是起下一節不知古人但觀今人如善盖一鄉始能友善盖一鄉之士善盖一國始能友善盖一國之士善盖天下始能友善盖天下之士非自已身分與之一樣焉能知其人然則尚友古人亦須是有古人身分兩面夾出正意作求友説不是以上節為友盡鄉國天下之士尤不是

告子便是佛學故孟子辨告子詳於楊墨以其能推性命之説也韓氏僅知孟子之闢楊墨不知後世釋氏

之獘於告子辭而闢之無餘藴矣自記

問程子謂孟子言性是極本窮源之性既是極本窮源似不應以人物兩兩較量曰然易言繼之者善乃明道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説者是極本窮源之性也言成之者性乃明道所謂纔説性時便已不是性者然後人物異而善不善分焉是則孟子言性正就形生神發以後言之鍾旺

孟子所謂性善者單指人性如是統論萬物一原之性

則不應云異於禽獸幾希違於禽獸不遠且云犬牛與人異性犬馬與我不同類矣既是單指人性便是以其得氣質之正而為萬物之靈孟子論性又何嘗丟了氣質如以人性未必皆善為疑則正是好參尋孟子本意處我與堯舜同類不與禽獸同類禽獸做不得我我却做得堯舜便是性善何必十成至善而後謂之善哉自記

告子議論許多破綻處孟子不投間抵巇以窮其說而

却似隨其言下酬酢然者須知聖賢本心是欲救拔其心術之失非以取勝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便是其自道處自記

杞柳諸章要知孟子節節是開之悟之不是辯之闢之得此意然後諸章之詳畧淺深節節有味今人例作折辯口氣反有許多罅漏處自記

杞柳之性水之性人之性只是一性犬之性牛之性却

非人性此孟子善言天命氣質處自記

此章告子言性之蔽在兩決字亦猶前章之蔽在兩為字既有所矯揉安排則非性矣故孟子以戕賊搏激之說曉之自記

生之謂性章朱子云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其看孟子意不如此孟子言你說生就叫作性如白就叫作白麽告子曰然孟子又問凡生都叫做性

如白羽猶白雪白雪猶白玉歟告子又曰然孟子方說然則犬之性猶牛牛之性猶人與不分理氣氣亦不同犬之知覺運動亦不同于牛牛之知覺運動亦不同于人

程朱分理與氣說性覺得孟子不是這樣說孟子却是說氣質而理自在其中若分理氣倒像理自理氣自氣一般氣中便有理氣有偏全理即差矣如人是立生的禽獸是横生的草木是倒生的便大不同孟子

只說人性故曰性善人形氣與物不同性自與物不同不是說氣同而理異白之謂白猶云凡生皆性與告子曰然羽雪之問恐其謂生與生還有不同也告子又曰然是凡生皆同矣故折之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兩節只是一意不是上節言理氣不同下節言氣與氣亦不同也孔子曰性相近也却與孟子說一樣性無不善故曰相近遠者習耳孟子亦云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其權在人也大約天地之氣本於天地之理何嘗有不善鼓之以雷霆雷霆是好的潤之以風雨風雨亦是好的只是人物如何稟得全似天地惟人也具體而微到底不能如天地但氣質雖或偏駁而天地之性無不有如銀子之成色雖不等然饒使極低畢竟陶煉得銀子出

告子以凡遇長者便長之見義之外及孟子喻之季子知有敬之説在吾意中也故發伯兄鄉人之辨以見

凡長者未必敬及以為皆敬而又以為敬如此轉移無定可見敬原是在外也轉移無定意在弟與鄉人本不當敬處看出即告子吾長楚長之說而加一層駁難也自記

季子初是外長既乃外敬答問間是兩層推究時講總以因時制宜一語混過覺辨者解者都沒把鼻自記

告子之學徑似後來達磨直證無上菩提不立語言文字故孟子於儀衍輩不置一詞於楊墨亦不過以無

父無君闢之而已至告子則委曲接引娓娓不倦非徒爭勝好辨也杞柳章告子以性原無仁義而可以做出仁義來若然則杞柳還可做成棍棒殺人將亦以喻性乎孟子恐如此駁他他竟以為可是反助其說而開其放誕之端所以只將戕賊二字破他為字他亦覺得為須戕賊說不去因變為湍水之說決東則東決西則西未嘗戕賊夫水也不知為惡可以言決為善不可以言決但若與他辨決字他便硬說為

善亦須決所以孟子只順他東西二字跌出上下二字使他自覺得使東西方在上亦不能決之即流也告子因取譬不切遂直指性體以為生之為性孟子不遽斥其非者仁義禮智亦賴知覺運動而行但是生中有性不可謂即生即性耳故問之云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與曰然是告子以為即生即性矣孟子又未知其以為生有異類即性亦有異品耶抑凡有生皆即生是性耶故問之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

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是凡有生皆即生是性矣於是以人與犬牛折之而彼乃無辭告子既窮又復變為仁內義外之說者彼以孟子之學總是用外面之義襲取之學以致錯認為性故謂人性雖不同於犬牛以人而論食色可謂非性乎但愛生於心而宜由乎物學者但當求仁不必求義仍是當耑力於內不必分心於外之意蓋佛氏不以仁為非惟不肯認義為內故至今尚有慈悲修善之說孟子折之

若直以子今言仁內何以前言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彼將何辭以對孟子却不截斷以為彼既以仁為內已屬可喜姑且留下此句只問他何以謂義外也及得他彼長而我長之猶彼白而我白之之說却當指出敬字來提醒他矣孟子恐怕說出敬字他便以長與敬混作一團索性破除槩以為外便鏟絕根源所以又藏過敬字只就長字詰問他長馬不用敬長人用敬意已隠躍在內又就他彼長而我

長之句摘出長之字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告子乃以愛與長為有不同而强分內外夫吾弟固當愛何至秦人之弟便不愛假令吾弟飽食無病而秦人之弟饑餓瀕死則必輟吾弟之食以食之矣豈有不愛之理孟子亦姑不與理論只就長之一面駁他炙之在外猶長之在外也耆之之心在內猶長之之心在內也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猶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也然則耆炙之心亦從外而得與告

子言長楚人之長孟子破之卻言耆秦人之炙者因彼有不愛秦人之弟之語故用秦人以影切之不但長之非外之理明即秦人之弟之亦當愛其理已隱躍於言中矣孟季子一章尤為要緊行吾敬故謂之內公都子之言極是但因此季子遂抓住敬字一并破除孟子之駁告子不肯輕易提出敬字正以此耳然季子之意以為所敬在凡而所長在鄉人即將所敬之人放在一邊而別長一人是敬雖可以云內而

不能不掩於鄉人之長長之起於鄉人之長而所長者又非所敬則是由外轉移非內可知其病在不以長為敬故孟子復為兩問逼出彼將曰敬弟彼將曰敬叔父跌明兩敬字然後曰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斯須之敬在鄉人猶斯須之敬在弟也鄉人斯須之敬敬也為在內則長鄉人之長亦敬也惡得謂在外乎季子至此尚執前見更欲兜底破除以為敬因位而在則敬亦在外公都子乃以飲食亦在外

折之理甚精當直駁到食色性也若以此為在外則食色性也亦在外矣

才字當依程子作氣質說孟子非不知有氣質顧以為天性在人非氣質所得而拘其以不善罪氣質者實非氣質之罪何則就其氣質之所至盡其力而果不足焉然後可以歸之罪耳今人原未嘗竭才而曰未嘗有才故曰非才之罪也如近講說才字太影響自記

讀書字字挑剔是孔子正派孔子小象與春秋翻來覆

去不過幾箇字然無窮道理俱在裏面讀詩亦是此法如說蒸民之詩只添兩箇故字一箇必字一箇也字而語氣已極醒露平常說有物必有則故人秉為常性自然好是懿德是將民之秉彜連下句說却是錯了夫子言有物必有則是乃人之秉彜也所以好是懿德故字顛在下面可知民之秉彜是連有物有則說來語意甚妙天生蒸民二句是命民之秉彜是性好是懿德是情問上故字作何解曰承天生蒸民

來言不受命而為人則已既有物必有則是如此口氣

犬馬之與我不同類自其耳目口體而分故其心性亦異禮運董子皆察言之故牛山章所云不可以喻言看過自記

牛山章於尚書人心道心中庸已發未發大昜消長剝復靡不顯闡却只就人心當下指點變前文之雅奥躋行路於聖域先儒所謂亞聖之才是也自記

張程補出氣質之性其實熟看孟子亦不必補孟子曰非才之罪也不能盡其才者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才即氣質之性人之才質不同有偏於仁者有偏於義禮智者有不足於仁者有不足於義禮智者要未有全無仁義禮智及仁義禮智之闕一者也如五味調和不鹹是所入之鹽少非全無鹽也不酸是所入之梅少非全無梅也人雖才質稍遜奮勵擴充自不可限故曰非才之罪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

千之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此所謂能盡其才者也舍而不求以至相去之遠何嘗自盡其才而乃以罪才乎孟子所說皆是人性不合物性言故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人之有是四端也人皆有之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是豈人之情也哉天以一理化生萬物物與无妄雖人物所同然人得五行之秀受天地之中所稟之性獨全與天地一般故曰三才如虎狼則但知父子而不知有君臣蜂蟻則

但知君臣而不知有父子惟人雖才質不同皆可反求擴充而得其全故曰聖人與我同類者若犬馬則不與我同類也人性皆善非曰性皆善也人未必盡堯舜然人皆可以為堯舜何也以類同也未有犬馬亦可以為堯舜者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謂之人則理義之心所同然者無不可為堯舜是才質全無權柄何足為累此與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之旨融洽無間特孔子補出上知下愚為更密耳

所息者非氣也仁義之心也平旦又是日夜中氣最清明之頃故所息者至此遂發見耳一念惻隱便是好與人近而為仁之心一念羞惡便是惡與人近而為義之心自記

操存舍亡神明不測似乎贊心之神妙而本意則是發其危微自記

既云心之官則思則先立兩字似并思字在內蓋必心得其職乃稱立也然注云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

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則又似思前更有一段立之功夫蓋思是窮理以上便是操持操持者窮理之根惟其此心常存是以事至而常能思況心箴有君子存誠克念克敬之語則此說是也 自記

無有封而不告繫在交鄰之後蓋存亡繼絶如城楚丘之類注所謂專封國邑是也非指本國臣下 自記

養氣章是說理告子篇是說性盡心篇是說命合之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

論語不說出根來大學撮總說中庸挖底便說出至孟
子盡其心者一章說得透徹精到發揮無餘矣周子
太極圖說張子西銘皆不過詳細說一番非至周張
始發此論也
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夭壽不貳修身
以俟所以立命說得極平實極精透錫曰此孔子下
學而上達義疏也曰然
心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的故須存性是無為的故須

養敬以直内倒是存心義以方外倒是養性養性不是空空守靜之謂大槩寡欲是存心充無穿窬充無欲害人擴充四端却是養性

盡心數章是孟子傳曾思之學之丹頭萬物皆備于我句曾思不曾說出註中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内所謂性分即仁也故結出仁字曰求仁莫近焉仁者生理君臣父子事物細微何者非此誠是箇虛字只是實實有此

即五常信字仁是一箇生意周流滚熱的甚麽道理都離這箇不得注將反身而誠兩節分安勉亦好但以孟子之意求之似不須如此説反之於身不自欺而自慊仰不媿俯不怍樂莫大焉以心而言也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以事而言也恕本不容易子貢曰吾亦欲無加諸人程子説無字太自然無字亦與毋通况有欲字子貢原未嘗説他已能非爾所及就是説此强恕之事何容易言故及其問一言即告之以

恕若恕是子貢所已能夫子曷為告之克伐怨欲不行朱子謂不行到底有在那裏只是不肯形顯出來所以不是仁仁是根株皆盡固是然只就大分上論之亦得仁之體却是生意周流克伐怨欲固然不行其生意流行安在泠冰冰的不見有仁也夫子不肯與人言仁體只教人用心于内苟心内存便自見得生意周流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何以不說他人文王終日以

作人為事者也清廟之詩說文王之德最明濟濟多士皆秉文王之德所對越者文王在天之神也所駿奔走者文王在廟之主也

德慧術知術字是所作的事所謂以四術造士孟子亦說術不可不慎也德字在内邊說術字在外邊說内之德有靈慧外之術有智思如以德業對舉一般

安社稷臣只知社稷為重天民却見得百姓要緊要匹夫匹婦無不與被堯舜之澤實實見到天之生斯民

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一段道理問大人亦不過是天民見解不能更高了曰其根本見識天民與大人一樣只是正己而物正是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贊化育參天地天民者正己而正物者也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問社稷臣功豈不及于百姓曰如霍子孟與民休息天下富庶豈無恩澤及民只是起念為安社稷耳即事君人者豈無有益社稷之處只起意為容悅耳問容悅不過是鄙夫孟子為

何與後三項人竝舉曰容悅之臣不是鄙夫如張安世一輩人他亦有他的德行學問但止知事是君則為容悅耳

登東山泰山即孔子登之也截斷孔子二字不得將孔子連下作譬喻亦不得是在借喻作正意斷續其文意觀之耳自記

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凡人亦是如此因孔子有此事而借之以立言耳注中所處者愈高則視

下愈小是說登山不是說孔子

鄭重孔子兩字固是然畢竟東山泰山是何人登孔子

字逗斷而下方作喻言則文意不順矣以瀾字照字

便當本固非直以為流末而由此以觀本者亦非也

二字乃水與日月之所以不息處必有本者乃能不

息不息乃能放乎四海經乎八紘故觀於湍瀾繼照

而其源本可知而為學者之不可以舍乎晝夜明矣

自記

觀水有術節注云此言道之有本也王肯堂曲思成解
謂聖人之道之本不可見觀言足以知道水與日月
之本不可見觀瀾與容光則知其本是非言道之有
本乃是言道有末始足以見本也某向來以為觀水
其術不一觀其瀾瀾即本也日月有明是其本故容
光必照焉如此看是觀水之術對容光必照必觀其
瀾對日月有明兩必字語氣全不相應近思之方得
其說蓋瀾與容光是水與日月中間一段論水之本

為山澤之氣日月之本為陽陰之精水之極放乎四海日月之極普照萬方今但觀其湍急不已處看其但可受光無不照入處知非有本不能如是本字意在觀水有明内瀾與容光乃對成章意成章非道之本亦非道之極但非有本必不能成章不盈科不行正是此意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可知盈科後行之因有本矣

瀾與照不是大處亦未是本處葢所由以觀本者但觀

斷港絶潢之水必無瀠迴急湍而雷電燭影之光不能幾微畢照則知瀾與照之可以觀本矣蓋有原泉必有混混不舍者有積精必有光景常新者此是有本之驗從此盈科而進便放四海然則光瀾正對成章自記

無源之水必無瀾瀾者源頭活水來也自記

聖人之應變無窮處即水之瀾也聖人之無微不入處即容光之照也觀此非有本者能如是乎

鷄鳴而起説到平旦之氣上去便不是猶言五更頭起
來做此事便是舜之徒做彼事便是蹠之徒不單是
雞鳴時如此從此時做到晚為善為利直是去做不
獨是念頭雞鳴而起孳孳為七箇字都同只善利一
箇字不同明人若以為利之精神才力去為善就是
舜並無難處乃是孟子緊醒喚人回頭語
丑不是欲孟子貶其高美欲孟子使已幾及其高美耳
又非以其立教之高而謂如天不可幾及正謂其立

教之循循有序而苦於高美者速至之無期如天之不可幾及耳蓋有好高躐等之病故孟子告之云云

自記

愛字仁字親字須見得聖賢字眼的實處愛與親本由仁出此三字如何分別一視而同仁仁亦可說在物上仁親以為寶仁亦可說在親上如何謂愛之弗仁仁之弗親愛是在一節上說仁是全體說孟子說箇物字禽獸草木皆在內無論犬羊雞豚不忍輕殺布

帛菽粟不敢妄費就是魚蝦之細以至草木瓦石當其用時亦有不忍糟蹋他的念頭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雖有人已之分而老幼總是一般竟與我同類所以下箇仁字仁字已極親切親又是仁之發用最初極醇厚處如有子孝弟為行仁之本之說三字不可說得大相懸遠如時文云愛之而已而仁弗存焉便說不去君子於物非不欲仁也竟待物如民有何不好勢有所不能於民非不欲

親也竟待民如親有何不好勢有所不能盡天下之老者而皆為之昏定而晨省冬温而夏凊豈非至願其勢能乎不能所惡乎墨氏者為其掫為勢不能行之教及不能待天下之老者盡如其親反薄其親以就之此為可惡耳

天生民而立之君若不為民立君何為孟子一言道盡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窺見此意覺得湯武之應天順人方有把鼻

口之於味章是辨性命之説而所以順性命之理者在其中矣只看兩不謂字可見性也命也之性命是世之所謂性命以氣言者有命焉有性焉之性命是君子所謂性命以理言者有命焉非但貧賤者有定分不可强求即富貴者亦有定分不可踰越此之謂理也性之不與命二命之不與性二是性命之真也以窮其欲者托之性而已非命矣以盡其理者歸之命寧有異性乎要須看得性命合一則不至惑於嗜慾

氣質之說而性命之理明矣自記

養心心字是義理之心非但虛靈之心也寡欲是就現成說其所以寡欲則自持敬克己中來自記

汝楫問養心莫善於寡欲曰心性情一一分析是宋儒因異端邪說混為一區牽纏支離學術大亂不得不如此分析明白孔孟時無此也大槩孟子說心即是說性如良心仁義之心求放心仁人心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都是如此說人心得其正便是道心

明言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王自文王至孔子中間却添出許多見知來則其致意在見知可知矣側重自是語勢非逆志而為之辭也自記

由堯舜至於湯章是說道在天地間無有歇時只寬寬說伊尹在莘野便樂堯舜之道太公一出來便與文王為師友何嘗學於湯文且聞知亦不消借重見知也

榕村語録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村語錄卷七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李廷讓

榕村語録卷七

大學士李光地撰

中庸一

中庸二字程子以不偏不易正道定理詮解固妙但只就道理上說尚該補出箇頭來人性便是道理的頭

書云降衷于下民衷即中也若有恒性恒即庸也

理氣先後朱子辨之詳矣乃天命之謂性句注云氣以

成形而理亦賦焉語意似未圓　清植

率性之謂道人多講似孺子入井怛惻生心意思此乃仁之端非道字本位此句只平平說去吾性中有仁率之遂為父子之親吾性中有義率之遂為君臣之義大抵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在心則謂性在事則謂道

明代人看書還是王守溪看得是道也者三句人多另看不與下節對只因總注首言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遂誤以此三句為

對上節不知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原只說天命之謂性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便是說率性之謂道道也者節自與下節對惟守溪文是如此

中庸首章注是朱子傳絕學處戒懼謹獨兩節則不用程子之說而竊取濂溪誠幾乾損益等章之意也文集中中庸首章說又以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分屬直透下未發已發理益精矣近講多在動靜兩字上下注脚不知尋到誠明敬義聖學源頭自記

戒懼慎獨講家多分動靜朱子實無此說靜時可云未須省察動時豈得全無存養存養不過將心提起存在這裏不獨靜時為然動時亦須提醒以為省察之根直内方外亦然内心也敬以直其心徹上徹下無所屈撓外事也到得處事均齊停當義是有頭尾的敬是無頭尾的致中和節注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却將戒懼自動處說起如有所感觸而懼自此而收斂之以至于未

發時一無偏倚而工夫不間斷則極其中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是自將動處説起自獨知之地省察其善惡至於酬接事物喜怒哀樂無不中節則極其和矣誠明忠恕尊德性道問學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存誠謹幾皆是此段話頭知得此義讀儒先書可以一線穿去

問戒慎兩節都是説須㬰否曰須㬰二字正挑剔出不睹不聞來須㬰對見顯是故對故字戒懼對慎獨雙

雙對對不得以須臾括之戒懼是敬以直內慎獨是義以方外當戒懼時只是敬而已初未別出邪正公私是非善惡當一念之動便須自省是公是私是邪是正應一事便須自省正當否有差錯否大抵心貫動靜事有終始靜時戒懼之心至應事時依然以此為本慎獨則自發念時始至於事已此心便休存養省察正是如此

戒懼以心言慎獨以事言提醒此心不使昏放便是存

心然睹聞處此心未必昏放至不睹不聞則放下者多矣君子戒懼之功必連此不睹不聞之須臾無不透徹然後為密不睹而戒懼則睹可知不聞而恐懼則聞可知戒懼是動底字面用此細密工夫見君子連這一點都透過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莫以隱微為可忽也已所獨知莫見莫顯況由此潛滋暗長勢必至如見肺肝顯見須兼此二義方備

戒慎二節不可分動靜道是率性的性乃是人人同有

時時流行的如何可離然謂性不可離便可駭故曰

道不可離

戒懼節固是以不睹不聞該睹聞然不覩聞者即所謂未發之體而性之真也天下之大本在此則敬以直之者固所以立天下之大本周子主靜之學所以不可訾議者其淵源出於此也自記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若說睹固當戒慎即不睹亦要戒慎聞固當恐懼即不聞亦要恐懼轉似不睹不聞是

帶說的雖與上須臾意合與下大本意却不合將此處說得太重又與須臾不粘先輩有文甚好先說豈獨睹聞當戒懼即不睹不聞須臾之頃亦要戒懼此而不戒懼則性命於是乎息矣乃說人勿謂此不睹不聞止須臾而已萬化之源在焉如之何其可忽耶兩邊都說到

道也者節是在性上做工夫本文却就道字說起故注云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先解釋道字接云皆性

之德而具于心便已引歸到性上又曰無物不有不是指道之散在事物者乃緊項性之德而具於心一句言無物不有是性也無物不有是性而性體無時而不存此所以不可放肆而離之也自大全小注以來解說多錯遂使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及無物不有兩句皆成剩語矣自記

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令人都說成無物不有當然之理如桌有桌之理椅有椅之理無時不有當然之理如

說話有說話之理飲食有飲食之理却是錯了無物不有乃是說性之德我固有之凡人皆然因物亦有性故不言人而言物耳其曰無時不然乃是言心之體無一刻不流行也人人有之時時有之所以不可須臾離須臾離之則性於是斷天命於是息矣豈率性之謂哉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一句已順詮道字恐人耑在事物上求故緊接皆性之德而具於心已是催趲向裏豈有下文轉說向事物之理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曰以大學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對看便明隱暗處也以為暗而莫予見而實十目所視可不謂見與微細事也以為細而莫予摘而實十手所指可不謂顯與 清植

以敬格天心以恕平物情是中和位育實事朱子語類中有此意章句渾涵故人多就虛理上說 自記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皆是實事令人只以感應虛理言之注中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

天地之氣亦順包得大即感應亦在其中心不正則不能收斂安靜勢必攪擾紛更天地如何得位能致中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豈有不位致和則數罟不入洿池斧斤時入月令中許多事件無不按節合拍萬物豈有不育問致中如此說恐與未發有碍曰致中者敬而已矣敬則不至於紛擾其實事是大概定位底意思

君子而時中須如注說而字方通君子之德只是一片

實心而又隨時以處中小人之心是夾夾雜雜義利紛擾而又無所忌憚故世有君子而不必時中者亦有小人而不必至於無所忌憚者隨時處中自然静時亦中然在事上說的意思多無所忌憚自然行事亦然然在心上說的意思多朱子于君子補出戒懼一層以對無忌憚于小人補出妄行一層以對時中注意不過如此蔡虛齋乃以戒懼為未發時中為已發妄行為已發無所忌憚為未發都是牽强

不明不行由于智愚賢不肖天地間何時無智愚賢不肖安得有明行的時候却是陸子靜說得好因道不明不行所以智愚賢不肖有過不及之差費隱章注說夫婦之知能是一樣聖人之不知能又是一樣亦不如子靜說聖人之不知不能即是夫婦之所知能者為是

道之不行節道字屬上說帝王盛世道行于天下則智者不得過愚者不得不及道明于天下則賢者不得

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智愚應貼明邊如何貼行賢不肖應貼行邊如何貼明蓋智者聰明有餘好高務遠故以道為不足行聖人教他在行上做工夫行得久纔曉得他底聰明都是虛的其過高處無用愚者智慧少不足於明然敦樸者轉未必不能行理宜充其所長用功于行以勤破愚賢者強力有餘如子路之聞斯行諸却能行然行得不甚當他以為行得便了故以道為不足知聖人教他在知上做工夫知得確

纔曉得他行的原有不是不肖雖是不長進却有小機智如丹朱之不肖曰啟明非糊塗者只是不向正道上走耳既有機智即當用其所長使求明道明得透自然見得所行之非亦將歸于正道矣口氣是言上之道不行于天下也我確然知其不行矣何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使道行智者焉得過愚者焉得不及乎上之道不明于天下也我確然知其不明矣何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使道明賢者焉得過

不肖者焉得不及乎

非以道之不明不行專歸氣質葢慨無陶冶氣質者即所謂世教衰民鮮興行是也至末又歎人之不察另是一層感慨自記

大知章解者多斡旋一語云舜原不藉資於衆人却仍然好問好察所以為大知看孟子善與人同及若決江河等語却就是這等處為聖人正不必斡旋邪一層人惟志氣大故不恥下問要周知不肯自小恥于

問而護短者是志氣小注書之錯如此類者頗多

中立中字就事上見與首章中和畧不同中立不倚只是始終中立耳不必因和而不流句欲作一轉折也

自記

問中庸章段索隱章何故截屬下段曰此章以下承達德而言達道也天下有索隱行怪底人有半塗而廢底人不知道安得隱君子之道費而隱費隱一章正破索隱故曰察察則不隱矣費而隱不是果然隱言

他的隱不是隱是費而隱隱是帶說不可當實字看故下文只是說費遠人章是破行怪子臣弟友何怪之有故曰庸德庸言庸則不怪矣半塗而廢是為外物所撓所以富貴貧賤以至夷狄患難不能素位而行君子無入不得所以吾弗能已也以下乃言君子之道只在卑邇所謂中庸也由妻子而兄弟由兄弟而父母即推至於鬼神之微其道總貫為一條而以誠字結之清植

講家於索隱章末節以上下句分承兩節實則隱怪固非中庸遵道者亦未得所依也半塗者固易乎世而有悔心欺世盜名者其本念亦在見知而已每句雙綰自記

半塗而廢雖限於力之不足然中庸之道本無難行苟用力于是未見有不足者大抵奪於時溺於俗為是非毀譽所搖動而自阻者多以其為時俗所摇動而自阻則雖謂力之不足可矣此其人雖未必取必於

後世之述而亦不能忘情於當世之知半塗而廢四字中已隱隱有此意故下節遯世不悔語非無根但遯世不見知雖對半塗者說而與後世有述意極相關葢無以異于人而致其知正是聖道與異端緊對處惟其索隱行怪所以或後世有述惟其依乎中庸是以或遯世不見知也自記

半塗而廢不言其因何而廢却於下節逗出一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可知其病根索隱行怪亦是圖後

世有述總緣名根不斷耳若是世人崇尚遵道彼必且依附名義勉强做去若好尚已乖不足邀名彼便改而從俗所以廢也

費隱章破索隱道不遠人章破行怪此書以中庸標名灼知必有此等人惑世誣民故如此立言費隱章兩用察字對隱也不遠人章屢用庸字對怪也費而隱語氣猶言道無所謂隱也若言隱乃費而隱耳言隱處都是費不是要發明又費又隱隱與費並重也造

端夫婦者此道不知不能者此道察乎天地者亦此道其至高遠者即其至卑邇者皆以明其費也注還渾成至因侯氏語以與知與能者為舂米炊飯之類不知不能者為名物度數之類其意以不知不能若說即在日用尋常之中如何喚作聖人惟實以名物度數則雖不知不能不害為聖人耳豈知如此却說不去章首明言君子之道若夫婦之知能不過是舂米炊飯聖人之不知不能又是名物度數則是君子

之道都成不緊要的物事而所謂五品之達道豈反置之不議不論耶其實夫婦之知能聖人之不知能皆指五倫是一事不是兩事造端夫婦已明指出矣及其至也其字即承知能之事説不是兩層若説聖人於五倫豈有不知不能却大不然堯舜之子不肖周公致辟管叔相傳孔子子思皆出妻聖人之心未必不謂畢竟是我德不足以化之若强於我者自然變化有道所謂堯舜猶病都是此意連水旱災荒豈

是天地之心天地亦有不能盡處然則不知不能豈虛語耶此道之大便莫載此道之小便莫破上天下地無非此理所以孝經云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總言其費無别所謂隱也隱字還可以說得故曰費而隱怪字斷說不得豈可曰庸而怪乎故只說庸字

費隱章自程門諸公皆有異論蔡西山似亦欲以費隱雙闕到底見於朱子答書者可推也獨朱子以為通

章皆言道費是已然於隱字却未免另尋頭腦故曰所以然者隱而莫之見今只用反跌口氣破除了隱字便見費外無隱以斥異端索隱之非似為天成湊泊微言莫質恨未得為朱子徒也自記

費隱章從夫婦知能說到天地若以夫婦之知能為說居家之道則天地絪緼萬物化醇乃是最大道理如何說語小若說是井臼之類如何又說聖人不知不能若以與知能為井臼之類不知能為官禮之類則

子臣弟友之屬乃理中之實體如何都遺落了不知夫婦之知能即子臣弟友也聖人之不知不能亦子臣弟友也一落形器便不能盡道之分孔子不能格定哀之非化三家之僭周公不能弭管蔡之亂焉得謂盡其分就是天地亦不能盡可見道之費其實妙處全在此不能盡上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終身只見得趕不上聖人兢兢業業自强不息正是為此天行健亦是如此夫子所以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費而隱費字重讀言道非不隱也乃眼前都是㪚費而隱耳道非他即子臣弟友是也諸家錯說之由㪚因夫婦之知能若以為子臣弟友則此事不可謂之小與語小不符聖人之不知不能若以為子臣弟友又恐怕說壞了聖人故以與知能為舂米炊飯之屬以不知能為象數名物之屬豈知天地間除了子臣弟友更無他道與知能者此也不知能者亦此也日用之間瑣碎節目即是小其根極天命至於神化處即

是大此理漫天漫地何有空隙董思白末節文云職覆職載皆鳶魚類易知箇能皆飛躍類說得極佳

看書不熟時越看越有竒思湧出到熟後漸漸覺得沒有話說其向問陸稼書飛躍即是道否曰不是飛躍好的是道翔而後集是道自投羅網不是道甚甚喜其說今思之不消如此講飛躍便是道自投羅網原不是天之所命何須剖白

飛躍未便是察處要看鳶魚亦自離不得夫婦君臣父

子兄弟朋友之理處

上蔡語録儘可觀但頗雜禪機大約程子語為上蔡所記者便似謝為定夫所記者便似游言合其意者便記録記録時又以己意畧為增損故也鳶飛魚躍注中引活潑潑地語便是謝氏所記這本是禪語其實滿天塞地都是此理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誰使之然哉故云上下察也至實之理有何活潑潑地之可言他本未嘗死何須言活

諸家講察乎天地處補足聖人須云此豈聖人所能盡者如此則費是汗漫無紀之謂可謂大謬矣察者費也言雖造化之大而其道之著察無異於夫婦也天地猶著察如此況聖人乎上文不知不能正見聖人只在費上做工夫自記

問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者道也中庸乃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然則君子二字不可放過君子之盡

道始於居室之近而其極至於事天明事地察故道無端也君子之道則造端於夫婦耳道無至也君子之道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耳曰正是如此 清植

愛己責人是恒人之心然以此心而愛人責己便是君子之道矣此可見道不遠於人也惟道不遠於人故能推是心者則去道不遠此是通章真血脉張子雖分愛人責己盡仁盡道然總是一箇忠恕總是一箇君子之道耳 自記

今人說違道不遠與道不遠人口氣寥濶不相聯貫且

從違道不遠上推出忠恕末是自然之道然則道不

遠人亦在離合之間與伐柯者無異矣捨却對針線

路而尋別節旁枝安能使經意愜洽自記

不遠緊對章旨不遠葢施已不願之心反而觀之則其

則不遠此道所以不遠於人也就此勿施之以推吾

自盡之心此所以違道不遠也自記

盡其道之謂行亦盡其道之謂自得非無往不樂之謂

自記

正已而不求人緊幫在上不陵在下不援不怨不尤緊幫無怨皆是申足文意絕不費絲毫層折只于不求無怨處轉得分明則不顧外之理心迹俱合矣不求又根行素來無怨又根自得來 自記

鬼神非理非氣而在理氣之間在人則心之神明是已程張所謂天地造化陰陽二氣者是這箇本文所謂祭祀如在者亦是這箇體於人心為人心之鬼神亦

即是這箇認得真便看得活 自記

鬼神雖兼聚散屈伸然體物不遺則其聚也神之格思則其伸也顯處却就聚而伸處見其微也可以謂之散而屈而不可謂之無此理張子正蒙言之詳矣其以鬼為屈以神為伸者又就二物分别字義如此耳實則鬼神皆有屈伸也 自記

鬼神若說向造化便無著即祭祀之鬼神也聖人說道理天人合一若行事不能通神明不謂之盡性倫常

之道盡便郊焉天神格廟焉人鬼饗皆實理實事

問鬼神章曰天神地祇人鬼以至四時五行雨風露雷一切變化運動無非鬼神充塞宇宙故其性情功效為甚盛鬼神本無形聲也然與人心相體而無間焉有可遺之處問物即指人心乎曰無物不體人在其中但就人心上說易得明白如天命之性萬物同得然率性之道却須就人說方明如何見得體物不遺但看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其性情也

便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其功效也凡人極舒肆時説著神明便竦然此是何故鬼神與體也鬼神無間於人心故能使人齊明盛服人心無間於鬼神故洋洋如在引詩是證此意以無形無聲言之何微也體物不遺又何顯也是皆誠之不可掩也鬼神章誠字説向天命之性原不錯但覺太深如只就氣機應感上説又太淺鬼神却在理氣之間兩説皆非恰好分際此段是説率性之道總重在人倫上所

以祭祀節甚要緊祖考之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可見天地之神明便是人之神明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

此是實理故曰誠上章妻子和兄弟翕便父母順巳引其端下數章推說至于格天受命而却詳說祭禮

此祭祀二字便為伏案

人必和妻子宜兄弟而後可以順父母盡人倫而後可以格鬼神此上數章相承之意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則有如在來格之感矣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未能

事人焉能事鬼是也修德格天理不過如是但上數章言其理而此下則實以聖人故自大舜文武周公皆盡孝弟以至於誠神動天饗先饗帝者即上順父母格鬼神之實事也自記

孝是大綱德其一目不當以孝為德然孝德之本大孝非大德而何葢孝至能格天處方是大也緣此說到大德受命之理自記

大孝章若以孝即為德則孝之條件甚多德為聖人句

原只與尊富饗保四句竝列若照王姚江以德為聖人為不虧親之體尊富饗保為足顯親之名德又不與孝為一且除了孝何者為德下文兩言大德更不照管大孝又是何說近看孝經方悟其義孝為德之本盡德之量乃完孝之事若但能孝於親而不能始於家邦終於四海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此不過宗族鄉黨稱孝而已必愛敬吾親而因以及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至於明天察地德至此為大德乃

為完孝之事若不愛敬吾親而愛敬他人是無德之本矣又惡足以語德乎見得此意大孝大德方有著落

仁為五常之本孝又為仁之本仁為五常之本者以其為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也孝為仁之本者又以親為吾身所自生良心真切莫先於此也然則孝是德之本修德者必先孝是孝乃德中事然必修德之盡乃能完孝之量而可以名孝則德又是孝

中事矣孝經反覆終篇只說此二意此章原是以德為大孝之目故前此深闢以孝為德之非正恐礙語氣耳豈知二義相為首尾大德不至格天不足以言大孝然而舜德之大又豈有大於孝者乎自記

因材而篤自天申之是指有生而後之天自記

尊富饗保不過是有天下內事不失顯名亦只從一戎衣上看出只是咏嘆而盛言之耳自記

周公成文武之德節講者多以喪葬與祭竝論絕不顧

斯禮也三字語脉自記

斯禮也只是說祭禮葬是緣祭而及喪服又是緣葬祭而及三者雖俱禮制就此章言之則祭為主喪葬為賔自記

父為大夫一段是起下父為士一段語平而意側

上云祖廟下云宗廟者凡大祫時祫皆合食於太祖之廟故將祭而必先修之也若序昭穆于祖廟之中則列宗羣廟之主皆在故又變文為宗廟之禮時解有

妄分兩節為大祫時祫者可嗤自記

祖廟者太祖之廟宗如殷之三宗周之文武世室是也

廟則羣昭羣穆皆是無論大祫時祫羣廟之主皆合

食於太祖之廟故將祭必預修之以為行禮之地故

也及祭之日羣廟之主皆入祖廟則以昭穆序其位

次故變祖廟言宗廟宗廟之禮句與序爵序事等句

一例若以此句籠下則難通踐其位等句指主祭者

說

修其祖廟兩節只是祭之先後次叙如此不必以尊親分配又有分時祫大祫及上節為禮下節為義者皆非也序昭穆謂是子孫之序考之經傳無所證據蓋只是序祖考之昭穆耳 自記

祖廟節是祭前事未祭之前必先洒掃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以及羅致水陸之品皆是要預辦的至祭之時羣廟之主皆入太廟而按昭穆以定其位次惟子孫之賢者有職事然後得在廟中故曰所以辨賢

序爵指助祭者說三句皆當祭時事旅酬則祭將畢而飲福受胙之事既畢復燕之于後寢不敢在廟中故曰樂具入奏以綏後禄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序齒亦是就尊卑行輩序之非畧去尊卑而一以年為主也獻酬當止是主人之子弟行之若賔客之子弟如何亦在廟中

天地祖宗是自吾身推而上的天下民物是自吾身推而廣的上頭高一層則下面濶一層如只推到父母

處則旁潤只是兄弟父母生兄弟者也推到祖宗處則旁潤便有許多族姓祖宗生族姓者也如推到天地處則旁潤便包得民物皆在其中天地生民物者也人不孝於父母祖宗者安能愛兄弟族姓不孝於天地者又安能仁民愛物乎若真能事天地祖宗父母則必能以天地祖宗父母之心為心此治國所以如示諸掌自記

問政章說仁義禮智處後來孟子董子都如此說覺得

不如夫子之密仁者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無此則禽獸之不如矣故曰人也無所不親而親親為大義者事理恰當之謂何處不應當理而尊賢為大人倫雖有五父子兄弟皆親親也君臣朋友皆尊賢也一是天性解不開的一是人道差不得的二者盡乎道矣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今人說是仁有厚薄如父子恩厚至兄弟便稍薄由人及物則愈薄了義有輕重如君臣義重至朋友便稍輕由人及物則愈輕

了不知仁如何說得薄義如何說得輕由父子而兄弟父子全是恩深一本故也兄弟便可理論些道理是自仁而之義至由人及物則鄉隣交鬬可以閉户田獲三品可以充庖皆制之以義也由君臣而朋友君臣全是義重至尊故也朋友便可脫畧些形骸是自義而之仁至由人及物則交淺者言而不深獸畜者愛而不敬皆通之於仁也仁義往來而或節之或文之故曰禮所生也此處尊賢泛說與九經不同故

先親親而後尊賢九經則先尊賢而後親親矣君子修身以親親為本故曰不可以不事親不明人道所從來則不知自別于禽獸將何以事親故又當知人繼善成性吾之性即天之性不知此何以知人故又當知天此節又是一路推到智上去仁義禮又必以智為先也竊疑子思當日是因此一章乃作一部中庸故此章前半即是前半部中庸後半即是後半部

中庸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如今將上句泛說又宜字說作事物之理下句便不緊切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即對義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即對仁說仁在五倫何處不是他貫通大者在親親耳義在五倫何處不用他裁制大者在尊賢耳有夫婦而後有父子那是頭一層至於父子兄弟皆親親也君臣朋友皆尊賢也君擇臣臣亦擇君朋友同德同術勸善規過都是尊賢君臣朋友固是義難道父母有過

不廢幾諫凡弟有過垂涕泣而道非義而何到底屬仁一邊故曰父慈子孝兄弟怡怡父子兄弟固是仁難道君之體臣臣之忠君朋友不相欺負非仁而何到底屬義一邊故云合則留不合則去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所以親親之殺不是殺到薄處尊賢之等不是等到輕處殺即由仁而之義也等即由義而之仁也禮減而進非與禮背所謂進者由禮而之樂也樂盈而反非與樂背所謂反者由樂而之禮也

親親尊賢重在親字尊字不如是則仁義有所虧性分有所缺而身不修矣下九經重在親字賢字不如是則根本不固裨補無資而政不舉矣自記

思修身節如章句說迴應上文理自周密但必欲說尊賢為親親之本則理頗窒礙且使智字意不在知人知字内而反在得人之後講明字内求之密塞而反踈脱矣此節只是疊下文體語類申明言之自記

夫子說仁義禮又說知天知人便是智是有四件下只

說智仁勇三件後又只說明誠兩件末只歸到誠一件此章兩說一字全不為分解只說到此便住一是道理的頭聖人不欲道破

謙問所以行之者一一者實心也德是得之於心既云達德如何又云行之以實心曰程子謂仁統言之則包四者偏言之則一事仁即是誠但與知對則知在窮理邊說仁在力行邊說兩擇之必精執之必固處是勇三者如何不以實心為主無此則三者皆無矣

生安學利分勞逸便錯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嘗逸來只是生來便識得道理安然而行不由父兄戒訓師友督責便是生知安行若因讀書感發而求知或因父兄師保責勵而求行便是學利從容中道亦是從容而中此道也惟精聖人之生知也惟一聖人之安行也精一豈是恬然無事

人家教子弟最先要把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與他講明非是優游逸獲之謂試觀堯舜之兢業大禹之勤勞

文王之勉勉翼翼夫子之一憤一樂何等惕厲精進不如此何以謂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乎只是聖人不待有所策勵勸勉而自能從事於此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若學利則必待策勵勸勉而後然困勉則又必困心衡慮徵色發聲而後能作能喻耳此最要緊習見之錯入其胸中便為暴棄之根

九經是對哀公說必令其可行奈何講家盡以為天子之事如是則惟有天下者用得著有國家者無所用

之既非凡為天下國家語氣且誦此於哀公之前欲何為也無忘賓旅侯邦所申繼絶舉廢治亂持危乃方伯之事至如諸侯無事而相朝使大夫相聘厚往薄來皆邦交之常也注舉為天下者見一隅耳自記

問不惑與不眩何别曰不惑以見理言是心上事故惑字從心不眩以見事言是目中事故眩字從目尊賢則啟沃有素其見理也明矣敬大臣則謀斷有資其見事也審矣凡目兩視則瞀亂惟專故明古人云人

君之職在擇一相貴專也不然任左右之耳目以為察察適足以自眩而已 清植

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惡是三樣親親之法親之賢者則尊其位其餘親屬則重其禄而不任以事再疎屬則吉凶相關慶弔必通有無相周而已若就一箇人說未有居高位而不食禄者亦未有尊其位重其禄而不同其好惡者三句連疊說出下二句幾成贅語

豫字且莫作先立乎誠說只虛說凡事皆當豫辦以引

起下節耳如要與人說這件事細微曲折當機問答如何打點得盡只是大段須豫定凡事亦莫泥定達道達德九經之屬問事與行分別曰事即日用間零碎待人接物之事行是出之於身而成片段者即親義序別之行

問豫是豫立其誠否曰自然是誠若不說誠難道言前定是豫先打點許多話待臨時說不成未來的話如何打點只是作文字與說書不同如何先說得出誠

字虛齋說下節言立誠以獲上立誠以信友還說得去到下文言立誠以誠身立誠以明善便覺襞積牽強矣故林次崖知其非而渾之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達德内有仁如何說立誠葢仁是就行事上說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時講以道字括言事行果爾又說箇道字不已贅乎道是平時所習之業如六藝之類平常不曾習射習算急忙呌他射呌他算自然窮了古人為學不外德行

道藝藝即道也如下三重章以動括言行論語以德之不修括下三項皆不是聖人原分幾款如何以一句包那幾句

誠如孝子事親中心愛敬明便有多少曲折不但是問寢視膳昏定晨省如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都須分曉苟徒誠而不明是謂愚忠愚孝

某人云先生言頭尾都是誠中間必須明如何曰德性

中原有許多道理只是離了問學却亦不能成就如草木便以實結實有何不好必須由根而幹而枝而葉而花方能結實但看松子中原有一顆全松蓮子中原有一顆全蓮後來根幹枝葉花果都在實内何嘗有德性外之問學來掃去問學便是德性受虧陸王乃看問學為外事觀此則其學不足闢矣

問博學之一節似不必說是學利事困勉何嘗不如此曰然即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以困勉視學利如此學

利視生安亦是如此以困勉視學利是愚柔學利視生安亦是愚柔博學之一節只是說擇善固執

問是問人辨是自已辨别非與人辨也問如何是慎思明辨曰思無不通如天之理應當知其所以然却去想到機祥禍福術數上便是不慎慎是斂而歸之于正明辨又是辨於幾微疑似之間如兩說皆善却辨得一更善者方是至善

榕村語録卷七